

〔日〕伊藤左千夫
白衣／译
著

与《伊豆的舞女》
并称为日本青春文学双璧

日本纯爱小说
开山之作

野菊之墓

野菊の墓



tomb of the wild daisy

邂逅久违的纯净情怀

吉吴新出版社

伊藤左千夫
白衣譯
著

野菊之墓

野菊の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菊之墓 / (日) 伊藤左千夫著；白衣译。—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546-0157-0

I. ①野… II. ①伊… ②白…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2059 号

责任编辑：王 琦

见习编辑：徐小良

策 划：王 超

装帧设计：嫁衣工舍

书 名：野菊之墓

著 者：〔日〕伊藤左千夫

译 者：白衣

出版发行：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gwxcb@126.com

电话：0512-65233679 传真：0512-6522075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蓝空印刷厂

开 本：900×1280 1/32

印 张：8.5

版 次：2013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46-0157-0

定 价：32.00元



伊藤左千夫，本名伊藤幸次郎，是日本近代短歌创作的巨匠，也是日本著名小说家。他的代表作《野菊之墓》面世后，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被文学评论界放在了与川端康成的名作——《伊豆的舞女》——同样高的位置，并将之称为“日本纯爱小说的开山之作”。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称：这是一部令人百看不厌的小说。

伊藤左千夫的小说，多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有浓重的自传性质，文笔自然真实，亲切感人。他笔下的文字清新安静，叙述着田园牧歌式的恋情，读来像饮一杯清茶，淡淡甘涩，回味无穷。

受其师父正冈子规的影响，左千夫在写作中常常运用写生手法，最好的例子就是《野菊之墓》。这篇小说中时常可见作者运用写生的手法描写田园风光，给读者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和画面感，读着他的文字，好似可看到一幅幅优美的画卷在眼前展开。《野菊之墓》是一篇令人肝肠寸断的悲恋小说。故事发生在千叶县的农村，十五岁的男主人公政夫与十七岁的表姐民子两小无猜，感情要好，在朝夕相伴的生活中，在情窦初开的年龄里，两人之间产生了少男少女懵懵懂懂的情愫，关系日渐亲密，但引来了家里兄嫂、女仆以及邻居们的纷纷议论。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限制，政夫的母亲开始想办法将两人隔开。一次，两人一起去邻村

摘棉花，当日沉醉于美丽的山野风光，处于微妙感情期的少男少女在此度过了愉快的一天。由于回家晚了，被家人误解，再加上嫂子的添油加醋，母亲于是决定送政夫去位于千叶的中学住宿，民子也被送回市川的家中。两人这次分手竟成永别。民子回去后不久便被迫嫁了人，又因流产不幸去世，死时手中紧紧攥着政夫的照片和信……

这篇小说令人无限感伤。爱情到底死于一种怎样的力量？我们如何去对抗这种力量？这些问题都让人陷入沉思。故事中绝望的女主角民子在生命垂危时毫无留恋地说：“……死，本来就是我的愿望，这样倒很好。”是什么样的生活迫使一个年轻女子如此绝望乃至求死解脱？这应该是作者留给读者的最大思考。

小说中对情窦初开的政夫和民子的心理描写和细节刻画非常生动，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此外，对千叶县乡野风光的描写也为这个伤感的早恋故事染上了一层田园牧歌的色彩。以景衬情，情景交融，触动人心。

本书除《野菊之墓》外，还收录了作者其他几篇比较成功的小说作品，如《老兽医》、《邻居家的新娘》、《春潮》等，皆取材于作者真实的生活经历或亲眼目睹的现实生活，读来真实可亲，清新质朴，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伊藤左千夫一生都在经营奶牛养殖业，中年以后才逐渐步入文坛。与众不同的生活经历给他带来了独特的生活体验与感受，也使他的作品富有大自然的纯朴与亲切。这些以《野菊之墓》为代表的优秀小说作品，不仅能使我们欣赏到凄美的情感故事，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日本社会和日本城乡生活，可谓受益良多。



从《野菊之墓》到《水灾杂记》

虽然不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但伊藤左千夫在日本颇得尊重，人们在他的故乡为他修建了纪念的园地，并有当红影星拍摄以他的作品为蓝本的电影。一代一代的人读着他的书成长。那些少男少女的初恋和成年人些微的烦忧，是每个人都难以逃避的，作者刻画简单，却能直达内心。这是一本充满着日本旧时风情的书，仿佛一杯茶，喝习惯了可乐、咖啡的人，一开始大概觉不出茶的滋味，但静下来品尝，慢慢地终能觉出美来。

这本书收录了六篇小说，三长三短，但最长的也不过两万余字，安静地讲述着一段一段充满了异国腔调的心事——没错，伊藤左千夫所谈的只不过是自己的一点小心事而已。没有跌宕的情节，也没有太大起伏的情绪，这也许和我们所见的那些日本人相像。他们表面上充满了礼节，神色永远平淡，但内心却异常丰富，常常为了一花一叶、月圆月缺而感伤或欣喜。

《野菊之墓》、《邻居家的新娘》和《春潮》，都是以自身经历为背景的自传性小说，作者在少年时代与青年时代，经历了两段仿佛牧歌一般的爱情故事；《奈奈子》、《水灾杂记》同样也取材于自身经历，不过已经是成年之后走向都市的经历，充满苦痛，难以忘怀；《老兽医》则是一篇当时流行的“自然主义”小说。

伊藤左千夫的成名作就是《野菊之墓》，这篇作品充满了伤怀的情绪，这也奠定了整本书的感情基调。小说文字清淡而情感浓烈，隐藏在平静的行文之下的是炽烈如火的激情，正是如此，才令读者觉得缠绵悱恻，痛断肝肠，掩卷之后还难免为之思量。

在当时，这样的作品意义也相当重大。文中写到民子死去，家里的长辈才猛然发觉两人的爱情实为可贵，然而已经铸成错误，就再也无法追回了。小说一经面世就受到了民众的欢迎，至今仍深得日本读者的赞赏，很多人为此洒下了同情的泪水。著名的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为这篇小说作评，他说：“《野菊之墓》确系名著，写得自然、淡泊、凄冷，又具有牧歌式的田园美，这样的小说让人百读不厌。”因此《野菊之墓》在战后两次被拍成电影，票房也颇有保证；第三次拍摄则是由著名影星山口百惠出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邻居家的新娘》同《野菊之墓》类似，也是乡村中少年的爱情故事，这大概是伊藤左千夫个人第二段恋情的写照。小说从丰收的秋季开始，当男主人公省作渐渐觉察出邻居家的新娘子对自己有感情之后，经历了挣扎与踌躇，最终仍深陷情网。同政夫和民子一般，新娘阿丰同样也是封建习俗的受害者，受到媒妁之言欺骗的父亲把她嫁给了十分不堪的清六。家里贫寒也就罢了，丈夫还不求上进，因此阿丰的婚姻是极为

不幸的。就在这时，邻居的孩子省作刚好中学毕业回家务农，紧挨的邻居在农忙时互相协作帮工，就这样两个年轻人相识了。在割稻子的过程中，阿丰的热情开朗给省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动帮助他这个劳动新手的善良亦打动了他，在相互接触之下，两人渐渐发现了对方的美。省作一开始是一个懦弱羞怯的人，认为同有夫之妇相爱十分不妥，但终究还是为情所困，渐渐爱上了阿丰。这时封建主义的阴影再一次笼罩了年轻人的爱情之花，虽然私下情深似海，却难以规避命运的安排。在一次悲切的分别之后，省作踏上了去邻村入赘的道路，而阿丰也因为此事不得不离开婆家，回娘家生活。

正当人们满怀喟叹，作者转而又接上了一篇《春潮》，它是《邻居家的新娘》之续作，由省作难以适应入赘的邻村生活转而回到自己家开始，继续了两个人的感情。因为无法忘怀对阿丰的深情，省作难以接受自己和另一个女子结婚的事实，而阿丰也充满了对省作的怀念，自己在家中整日以泪洗面。回到家的省作被村里人的非议压得抬不起头来，又无法忍受内心的煎熬，过了很长一段萎靡不振的生活。在女仆阿滨的帮助下，他重新获得了阿丰的消息，甚至有了和她见面的机会。这么一来，主人公枯萎的心灵便重新被爱情的甘露所浇灌，他和阿丰书信来往之后，连信心也变得强大起来。受到阿丰的鼓舞，又获得了哥哥的认可，振作起来的省作决定凭着自己的能力为阿丰博一个美好未来。而阿丰也在家人、亲友的帮助下，说服了顽固不化的父亲，重回省作的怀抱。最终，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情节也让读者们长吁了一口气，曲折的情节令整篇小说动人心弦。

《奈奈子》写的是备受作者宠爱的小女儿奈奈子意外死亡的故事，

仅仅三岁的幼女在伊藤左千夫心上留下了一道深刻的伤疤。作者用沉痛的笔调描述了奈奈子平时的生活：一个平日里无比惹人喜爱的小小孩童，摇摇晃晃地来到父亲的房间，和父亲玩一些充满了童趣的游戏，亲昵地趴在父亲的背上，和姐姐争抢着叫父亲吃饭。如果她没有出现在眼前，父亲便会时时刻刻想着她；如果一会儿没听见她的声音，或没见到她的身影，就时不时要起身去寻找。可是就在父亲外出，而母亲忙碌家务的一天，奈奈子不小心掉入院子里的池塘，待到发觉时，已经无法让她重新回到父母的怀抱了。

作者用饱含深情的笔触描写守灵的夜晚——“看孩子的睡相看得出了神，我总是会觉得奈奈子似乎正在呼吸。覆盖在胸膛上的盖单，某一点稍微一动，我就总疑心那是因为她的呼吸而起伏。……实在忍不住了，我把盖单掀开，再次把耳朵贴在孩子的胸前，试图再听一遍她的心跳声。但无论怎么细心倾听，都是绝对的寂静。果然已经是长眠了。再也不会动了。永远的静谧，实在是一件冷酷至极的事。”

这样悉心的描写，怎不令人潸然泪下？父母对子女的深爱，总是隐藏在平日的点点滴滴里，而永别之后，那种不可置信的心情，如此细腻真切的描写，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恐怕难以下笔。而这也是伊藤左千夫生命中极为苦痛的记忆。

《老兽医》描写的是一位兽医的痛苦经历，旨在刻画明治时代早期社会上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小说的主人公是位忠于职守、勤俭克己的兽医，对自己的专业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时常宣讲，农业的发展定要和畜牧业的发达联系在一起才行，不能偏重一门，因此农牧是不可拆分的两端，农家最好也能同时养鸡、养鸭、养猪和养牛。由于他的理论能站得

住脚，受到了附近农户的拥护和爱戴。农民们也按照他的指示开始农牧并重，并收到了好的效果。

谁知道好景不长，尽管他为当地的经济做出了贡献，他也滋生了勃勃的野心，却因为没有受到过正规的教育，也没有经受过技术培训，当大量从正规院校毕业的兽医们走向农村的时候，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他不仅被别人排挤，甚至发自内心觉得活得窝囊，被整个时代和社会背弃了。

《水灾杂记》写的是作者遭受大洪水的苦痛经历。在晚年，伊藤左千夫经历了三次较大的水灾，都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有人认为正是最后一次水灾，导致了他的死亡。

编者追求的是，读者们能够从整本书的选文脉络里，看到一个完整的作者形象，由少年时的爱情，到中年的亲情，以至晚年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思考。

关于伊藤左千夫——生平故事

作家伊藤左千夫生于元治元年（1864），卒于大正二年（1913），他从千叶县一个叫殿台村的小村庄走出，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正如前文所说，伊藤左千夫的小说大多是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因此在本书中也能找到关于他故乡的痕迹。如《春潮》中，他用细腻的笔法屡次描写了九十九里岸边的春涛声，认为那是一种当地人才懂得的声音，充满了思乡情绪。

伊藤左千夫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儿子，原名叫幸次

郎，进入歌坛后，改号春园，名左千夫。伊藤家是地道的农民，并不富裕，父亲之后由长子广太郎继承了家业。根据当地农村的风俗，其它的儿子只能离开自己家，去别家入赘，因此左千夫也只能离开；如果不是入赘作养子，就只能自己另谋出路。

左千夫的家乡成东町，在江户时代是上总一代的儒学研究中心，被大家称为“上总道学”，是当地朱子学的发源地。在成东小学后面的元昌寺里，至今仍保留着当时的巨儒稻叶默齐的坟茔。

因此当地有尊重学者和优待学者的风气，人们也愿意为长女招一个学者作为女婿，在家里做学问，久而久之形成了风俗。因此即使是在乡下，致力于研究学问的人也层出不穷。在左千夫小的时候，当地仍有许多优秀的儒家学者，颇有名气的有：东金市的今关琴美、佐瀬春圃、吉井宗元、大关剑锋、竹内杨园等等，除了汉学家，还有大国学家大高东园。

左千夫就成长在这样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地方，这对他后来转向文学创作有着很深的影响。

左千夫的家庭成员也比较复杂，他的祖父名叫伊藤重左卫门，有个独生女名叫阿乙。因为祖父十分尊重学者，便为自己的女儿招了个汉学家做女婿，两人育有一子，取名广太郎。这位女婿的姓氏已经不可考，只知道名叫“登”。读书人不久就病死了，祖父又找了个叫“良作”的，入赘作为自己的女婿和养子。良作和阿乙生下了另一个男孩，取名定吉。在定吉七岁的时候，阿乙病逝，良作便续弦，娶了一个名叫三木奈津的女子做妻子，两人育有两子，分别是伊藤家的老三、老四，而老四就是幸次郎，也就是我们的作者伊藤左千夫。这样的家庭多少充满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伊藤左千夫从小就深受家庭关系不和谐的困扰，这些也

多多少少反映到了他以后的作品中。

左千夫九岁时，进入岛村小学念书，其时他的父亲良作正是小学的任教老师。左千夫从小就聪明伶俐，读书难不倒他，加上勤奋好学，很快就以优异的成绩在小学毕业了。十三岁时，左千夫进入了佐瀬春圃的私塾学习汉学。佐瀬春圃是当时成东地区非常有名望的汉学家，他深明汉诗之义，对和歌和俳句都有很深造诣，因此左千夫在此不仅学习了《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学经典，还读了很多中国古代的诗词。据说他当时特别喜欢《唐诗选》，常常记诵，而且他也明言自己非常敬佩诗人屈原，深爱他充满浪漫色彩的诗歌。左千夫在此经受了严谨的汉学培训，深受佐瀬春圃的熏陶，得益极大，这些经历对于他后来的思想、人格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兴趣也渐渐扩大到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当时日本的时政也处在一个过渡期，因此左千夫甚至一度立志成为政治家。他曾上书元老院，陈述自己富国强兵的主张，时年只不过十七岁。后来他也就当地的经济和教育上书地方当局，提出了不少自己的见解。

十七岁那年，伊藤左千夫离开了家乡，前往东京，进入明治法律学校攻读法律，以期将来进入政坛。但是半年之后染上的眼疾让他不得不半途休学，这对一个一心想为国为家做出一番贡献的年轻人来说，不啻于毁灭性的打击，青春美梦的破灭让他异常彷徨。因为如果退学回家，他也许就只能一辈子做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甚至还要去別人家做入赘女婿，这怎不令人神伤？此时他的老师佐瀬春圃为他提供了很多指导和意见，并且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柱。渐渐地，他从悲观失望中走了

出来，觉得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不能中止读书和做学问，即使是从事的体力劳动，只要精神高尚，志趣高洁，都无可厚非——这样的想法他也曾经写进文章里，如小说《分家》的第一、第二卷。此后，他就在佐瀬春圃老师的鼓励下，一面务农，一面学习。

因为伊藤家的成员众多，又各为其主，二十一岁的左千夫决定独立谋生。一方面为了逃离乡村，另一方面也为了赚钱赡养父母、补贴家用，他又一次回到了东京，但这一次是进入了一个牧场做小工。这些想法他在《家庭小言》中也剖析过。经过了四年的学习，他开始独立开设牧场并经营牛乳业。为了巩固事业，他勤勉努力，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在《家庭小言》里，他曾写道：“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那样劳动，就无法立业。”

伊藤左千夫有着矮矮胖胖的身材，身体结实，精力充沛，他凭借着旺盛的斗志与勤恳的劳动换来了事业的成功。在牧场经营到一定规模之后，左千夫将父母接到了东京共同生活，并且也在当年十一月与登久结婚。此后两人共同养育了三子九女，可是三个儿子都没能活到成年就夭折了，七女奈奈子三岁的时候淹死在后院的小池塘里。这不仅让他精神苦闷，也令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在左千夫的晚年，连续的水灾让生计难以维持，一次特大水灾几乎席卷了整个牧场的财富，这让他的精神也濒临崩溃，一向都乐观积极的左千夫因此委靡了下来。自然环境的凌虐和亲人接二连三的辞世，加上门人在歌论上与之对立，接连的烦愁令他难以承受，无法自控的凄凉感包裹了他的生活。

在这一系列的打击之后，左千夫于大正二年（1913）因脑溢血而离世，终年49岁。

按照山本英吉的分类法，可以将伊藤左千夫的小说分为四个种类：
以故乡千叶县的田园生活为背景的自传性作品；
取材于东京生活片段的作品；
虽然不是自身经历，却亲眼目睹的他人的生活，充满自然主义色彩
的作品；
从《万叶集》中取材的历史题材的作品。
本书选出的作品均为前三种，也是伊藤左千夫创作中最为杰出的部
分，希望读者能从中一窥当时日本文学的端倪，或产生一点思索，感受
一点情绪，这就是本书译制的目的了。



○

野菊之墓 /001

老兽医 /057

邻居家的新娘 /079

春潮 /127

奈奈子 /205

水灾杂记 /223

○

后记：爱的三部曲

——记《野菊之墓》、《邻居家的新娘》与《春潮》 /243

野菊之墓





时间总不停留，十几年过去，似乎应该将那些事情忘怀。但是每到阴历九月十三的夜晚，看着那皎洁的月亮将圆未圆，我仍然不得不想起当时的场景。虽然明白那只是当时年少轻狂，却怎么也无法将它忘记。即使某些琐碎的细节早已模糊，我却依然觉得一切都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旦想起，心境又恍然回到当初，忍不住落下泪来。那些百味杂陈的回忆里，既有快乐，又有悲伤。我并非不想忘记，却总是一遍一遍回忆着，纷纷扰扰如梦似幻的念头也随之萌发。终于，我提笔想将它记下。

我的家在矢切村，从松户往下约二里，靠着矢切渡口，坐落在东边稍微高一点的山冈上。我的家族齐藤氏是矢切一带的世家，听祖父说，齐藤源自里见诸姓。里见氏源自新田义重，因为他的儿子意俊曾在上野国里见村居住，以此作为姓氏。中世纪时的里见氏烜赫一时，曾经是关东御家人，甚至还曾成为安房的战国大名。后来，两三个退出军籍的族人流落至此地，其中一人就姓齐藤，这个姓氏便在此扎根生存。

我家宅子的西侧有四五棵一丈五六尺粗的山毛榉，巍然耸立，颇得村里人的艳羡。因为它高大防风，再大的台风也未刮落过我家的屋顶。但屋子已经老旧了，烟熏和尘垢让那些曾经值得夸耀的山毛榉柱子失去了光彩，几乎难以分辨，即使是离火灶煤烟最远的天花板，也宛如油墨泼过一般漆黑，木头纹理早已淹没其中。

不过高耸的屋顶与格窗上的铜钉帽仍然昭示着这幢房屋的曾经，它犹如战国时代遗留的古董，同祖宗的遗训一样古老。那些钉帽做成的硕大的雁形，即使陈旧到难以分辨它的材质，却也仍然醒目，因而母亲一